

PERROTIN

PRESSBOOK

Claire TABOURET

CANS Asia Art News

February 2019



克萊爾·特伯萊（Claire Tabouret）



展覽現場



右二
Claire TABOURET
“Fall” , 2018
Acrylic on fabric
182.9 × 121.9 × 3.5 cm
Photo: Ringo Cheung
© Claire Tabouret
Courtesy the Artist and Perrotin

右一
Claire TABOURET
“The Kiss (blue and red)” , 2018
Acrylic on canvas
99.5 × 79.5 × 3.5 cm
Photo: Ringo Cheung
© Claire Tabouret
Courtesy the Artist and Perrotin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 我作品中的共同點，在於個人之於群體、 愛情、性慾與性別不平等

面對些飽含慾望的親密關係，是否該克制些？需不需要保持距離？香港貝浩登畫廊1月9日推出法國藝術家克萊爾·特伯萊（Claire Tabouret）最新個展【生於鏡中】（Born in Mirrors），開啟了一種新的敘事形式。對比多數藝術家對於愛情主題的隱晦不明，克萊爾毫不拐彎地以好萊塢鏡頭式的特寫，捕捉情人間的濃情蜜意。透過與克萊爾·特伯萊的書面訪談，讓人得以體會，深刻的親密關係是如何通過繪畫，重新被言說。

亞洲藝術新聞／採訪 圖片提供／貝浩登

亞洲藝術新聞：是否能談談指引您創作之路的「不平靜的」狀態，這種精神狀態從何而來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我生命中的第一個記憶是在巴黎橘園美術館看到莫奈的作品〈睡蓮〉，那時我還是個童稚的孩子。這個首次與繪畫相遇的經驗，自此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。我在這些畫作面前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情感，這種情感非常熟悉，彷彿繪畫是我前世的一部分。從那以後我被繪畫迷住了，我深刻知道自己需要畫畫。如果沒有畫畫，我會感到十分匱乏，並且深深地想念它。我的繪畫所創造的不平靜的狀態是因為我對它的需要永遠都不夠，我總是需要更多，不管好或壞，它都讓人上癮。

亞洲藝術新聞：您的展覽與作品之間的連結為若同一劇作中的不同幕次，請問這部劇本有主題嗎？它們彼此間的共通的元素是什麼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我每天都在工作室度過，沒在工作的時候，就是在旅行，我隨時會想到繪畫，甚至我在我的夢中畫畫，它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。因此我覺得每幅畫都會把我帶到下一幅畫，每一場演出都會帶我到下一場演出。我覺得我的作品帶有一種隱喻式的自傳敘事。我聯想到這類似於荷蘭概念藝術家巴斯·揚·阿德（Bas Jan Ader）在他的作品中錯綜複雜的敘事、詩歌和自傳的方式。主題通過作品的標題揭示，也透過作品內容被揭示。我作品中的共同點是，每次都從不同的層面描繪人際關係：個人之於群體、愛情、性慾與性別不平等。

亞洲藝術新聞：您怎麼處理群像、個人肖像、雙人之間所展現力量的不同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必須處理人際關係的呈現，以及如何創造出對觀者而言令人覺得矛盾模糊的情感。另一方面，每個人都想要歸屬於某個群體，一種想要成為某種東西一部份的感覺。群體給你力量，另一方面，群體也會讓個體感到威脅，一種

被群體吞沒的感覺，它會抹去你的身份。這跟我畫伴侶時很相同，這讓我想到王爾德說「伴侶即是兩個人要好似一個人。沒錯，但要似哪一個呢？」

亞洲藝術新聞：您於2018年的展覽【I am crying because you are not crying】分別在展出以雕塑呈現的摔角與繪畫形式的摔角，該系列與這次展覽【生於鏡中】戀人間的摔角，兩者在處理情感、手法有何共同或者相異之處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去年當我在準備巴黎的展覽時，我正經歷一個非常痛苦的分手。我聽了很多情歌，才突然發現有這麼多的歌曲都是關於心碎的，以及許多關於心碎的書，卻鮮少有描繪心碎的畫作。所以我開始畫愛情的終結。雙人摔角在我當時的作品中，隱喻當兩個人想要往不同方向前進卻又難以放手的狀態，在摔角比賽中，如果你想贏，你必須把你的對手環抱壓制到地面；如果你不想輸，就必須掙脫這種束縛，從中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，兩個想要往反方向掙脫的身體間的緊張關係，這是非常可怕的。此次於香港貝浩登的展覽【生於鏡中】依然可以看到一些摔跤畫面，但我已經添加了吻的元素，而性愛的則更多。我已經結束了分手的心境，在我的生活和繪畫中，我再次享受著愛。

亞洲藝術新聞：您曾說過喜歡王爾德的一句話：「伴侶即是兩個人要好似一個人。沒錯，但要似哪一個呢？」，您認為在這次的作品中，有傳達將兩人相連為一個整體嗎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我認為這點比較在於探討的是關於激情所帶來的危險，當你戀愛時你可能會失去自己的身份以及力量。

亞洲藝術新聞：您提到開啟了自己新的創作的敘事形式，並「更加集中，更加緊密，可以說是削減至本質：你，我——一對伴侶，不管在摔角或是擁抱」，您企圖想削弱的本質是什麼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在過去幾年裡，我一直在研究人際關係：群體之於個人。我主要藉由肢體語言，包括我們如何站，如何坐下，我們如何呈現我們的身體，來表現個體在群體中怎麼佔據這個空間。而縮小範圍到兩人間，對我這個研究而言是很自然而然的事，也許伴侶關係就是我所指的人際關係中的本質。

亞洲藝術新聞：您過往處理群像傾向於克制不安，近期的作品中互相抗衡的力量轉變成一種意欲彰顯的憤怒、情愛、暴力，這種轉變的契機是什麼？

克萊爾·特伯萊：我是自從我4年前搬到洛杉磯後，因為慢慢地適應了加州的光線，作品的顏色開始越來越明亮。而且生活在這個城市改變了我與空間的關係。我工作室裡的空間比住在巴黎時大了許多。而且這個城市很寬敞，洛杉磯如此之大，我覺得我連動作的方式不同，因此我的繪畫方式也跟著不同。動態的改變自然而然地進入了我的作品。2015年之前我在巴黎所做的畫作都是關於一動不動的身體、凍結，並被困住不動的樣態。如今在我的新作中，身體會運動、戰鬥、跳舞與發生性行為，仍然是關於肢體語言的表現，但我添加了更豐富的動態感。